

翰

墨

志

宋高宗
撰

中華書局

此據百川學海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翰墨志

宋高宗撰

余自魏晉以來。至六朝筆法。無不臨摹。或蕭散。或枯瘦。或澁勁而不回。或秀異而特立。衆體備於筆下。意簡猶存於取捨。至若禊帖。則測之益深。擬之益嚴。姿態橫生。莫造其原。詳觀點畫。以至成誦。不少去懷也。法書中。唐人硬黃自可喜。若其餘。紙札俱不精。乃託名取售。然右軍在時。已苦小兒輩亂真。況流傳歷代之久。膠本雜出。固不一幅。鑒定者。不具眼目。所以去真益遠。惟識者久於其道。當能辯也。

余每得右軍或數行。或數字。手之不置。初若食口喉間。少甘則已。末則如食橄欖。真味久愈在也。故尤不忘於心手。頃自束髮。即喜攬筆作字。雖屢易典刑。而心所嗜者。固有在矣。凡五十年間。非大利害相妨。未始一日捨筆墨。故晚年得趣。橫斜平直。隨意所適。至作尺餘大字。肆筆皆成。每不介意。至或腐腴瘦硬。山林丘壑之氣。則酒後頗有佳處。古人豈難到也。

衛夫人名鑠。字茂漪。晉汝陰太守李矩妻。善鍾法。能正書。入妙。王逸少師之。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。但恨無過王右軍也。

端璞出下巖。色紫如猪肝。密理堅緻。瀦水發墨。呵之即澤。研試則如磨玉。而無聲。此上品也。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。不惟肌理既麤。復燥而色赤。如後歷新坑。皆不可用。製作既俗。又滑不留墨。且石之有眼。余亦

下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。況病眼假眼。韻度尤不足觀。故所藏皆一段紫玉。略無點綴。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。殊乏以字畫名世。縱有不過一二數。誠非有唐之比。然一祖八宗。皆喜翰墨。特書大書。飛帛分隸。加賜臣下多矣。余四十年間。每作字。因欲鼓動士類。爲一代操觚之盛。以六朝居江左。皆南中士夫。而書名顯著非一。豈謂今非苦比。視書漠然略不爲意。果時移事異。習尚亦與之汗隆。不可力回也。

詳書謂羊欣書。如婢作夫人。舉止羞澀。不堪位置。而世言米芾喜効其體。蓋米法欹側。頗協不堪位置之意。聞薛紹彭嘗戲米曰。公効羊欣。而評者以婢比欣。公豈俗所謂重儷者耶。

本朝承五季之後。無復字畫可稱。至太宗皇帝。始搜羅法書。備盡求訪。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。姑得時譽。猶恨絕無秀異。至熙豐以後。蔡襄。李時雍。體製方入格律。欲度驕驕。終以駸駸不爲絕賞。繼蘇黃米薛。筆勢瀾翻。各有趣向。然家雞野鷄。識者自有優劣。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。

前人多能正書。而後草書。蓋二法不可不兼。有正則端雅莊重。結密得體。若大臣冠劍。儼立廊廟。草則騰蛟起鳳。振迅筆力。穎脫豪舉。終不失真。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。謂我書何如卿。僧虔曰。臣正書第一。草書第三。陛下草書第二。而正書第三。是臣無第二。陛下無第一。帝大笑。故知學書者。必知正草二體。不當闕一。所以鍾王輩。皆以此榮名。不可不務也。

晉起太極殿。謝安欲使獻之題榜。以爲萬代寶。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。而唐人評獻之。謂雖有父風。殊非

新巧字勢踈瘦。如枯木而無屈伸。若餓隸而無放縱。鄙之乃無佳處。豈唐人能書者衆。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。

米芾得能書之名。似無負於海內。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。惟於行草。誠入能品。以芾收六朝翰墨。副在筆端。故沉著痛快。如乘駿馬。進退裕如。不煩鞭勒。無不當人意。然喜効其法者。不過得外貌。高視闊步。氣韻軒昂。殊未究其中。本六朝妙處。醞釀風骨。自然超逸也。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。支曰。貧道特愛其神駿耳。余於芾字亦然。又芾之詩文。詩無蹈襲。出風煙之上。覺其詞翰。同有凌雲之氣。覽者當自得。

世傳米芾有潔疾。初未詳其然。後得芾一帖云。朝靴偶爲他人所持。心甚惡之。因屢洗。遂損不可穿。以此得潔之理。靴且屢洗。餘可知矣。又芾方擇堦。會建康段拂。字去塵。芾釋之曰。旣拂矣。又去塵。真吾堦也。以女妻之。又一帖云。承借剩員。其人不名。自稱曰張大伯。是何老物。輒欲爲人父之兄。若爲大叔。猶之可也。此豈以文滑稽者耶。

士人作字。有真、行、草、隸、篆、五體。往往篆隸各成一家。真行草自成一家者。以筆意本不同。每拘於點畫。無放意自得之蹟。故別爲戶牖。若通其變。則五者皆在筆端。了無閼塞。惟在得其道而已。非風神穎悟。力學不倦。至有筆塚研山者。似未易語此。

世有絳帖、潭帖、臨江帖。此三書。絳本已少。惟潭帖爲勝者。以錢希白所臨本也。希白於字畫得佳處。故於二王帖尤遂。若臨江則失真遠矣。又淳化帖、大觀帖。當時以晉唐善本。及江南所收帖。擇善者刻之。悉出

上聖規摹。故風骨意象皆存。在識者鑒裁。而學者悟其趣爾。

士於書法。必先學正書。者以八法皆備。不相附麗。至側字亦可正讀。不渝本體。蓋隸之餘風。若楷法既到。則肆筆行草間。自然於二法臻極。煥手妙體。了無缺軼。反是則流於塵俗。不入識者指目矣。吾於次敘得之。因筆其梗槩。

草書之法。昔人用以趣急速。而務簡易。刪難省煩。損複爲單。誠非蒼史之蹟。但習書之餘。以精神之運。識思超妙。使點畫不失真爲尙。故梁武謂赴急書。不失蒼公鳥跡之意。顧豈皂吏所能爲也。又其敍草大略。雖趙壹非之。似未易重輕其體勢。兼昔人自製草書。筆悉用長毫。以利縱捨之便。其爲得法。必至於此。書學之弊。無如本朝。作字真記姓名爾。其點畫位置。殆無一毫名世。

先皇帝尤喜書。致立學養士。惟得杜唐稽一人。餘皆體做了無神氣。因念東晉渡江後。猶有王謝而下。朝士無不能書。以擅一時之譽。彬彬盛哉。至若紹興以來。雜書游絲書。惟錢塘吳說。篆法惟信州徐兢。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。

昔人論草書。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。行斷則再連續。蟠屈拏攪。飛動自然。筋骨心手相應。所以率情運用。略無留礙。故譽者云。應指宣事。如矢發機。霆不暇激。電不及飛。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。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。豈草之本旨哉。正須翰動若馳。落紙雲煙。方佳耳。

士人於字法。若少加臨池之勤。則點畫便有位置。無面牆信手之愧。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。以師古而無

俗韻。其不學臆斷。悉掃去之。因念字之爲用大矣哉。於精筆佳紙。遺數十言。致意千里。孰不改觀。存歎賞之心。以至竹帛金石。傳於後世。豈止不泯。又爲一代文物。亦猶今之視昔。可不務乎。偶試筆書以自識。宋虞蘇論文房之用。有吳興青石圓研。質滑而停墨。殊勝南方瓦石。今若誓聞。不聞有此石硯。豈昔以爲琬。今或不然。或無好事者發之。抑端樸徽硯。旣用。則此石爲世所略。

唐何延年。謂右軍永和中。與太原孫承公。四十有一人。修祓禊。擇毫製序。用蠶繭紙。鼠鬚筆。遒媚勁健。絕代更無。凡三百二十四字。有重者皆具別體。就中之字。有二十許。變轉悉異。遂無同者。如有神助。及醒後。他日更書數百千本。終不及此。余謂神助。及醒後更書百千本。無如者。恐此言過矣。右軍他書。豈減禊帖。但此帖字數。比他書最多。若千丈文錦。卷舒展玩。無不滿人意。軫在心目。不可忘。非若其他尺牘。數行數十字。如寸錦片玉。玩之易盡也。

本朝自建隆以後。平定僭僞。其間法書名蹟。皆歸祕府。

先帝時。又加採訪。賞以官聯金帛。至遣使詢訪。頗盡探討。命蔡京。梁師成。黃冕輩。編類真贋。紙書縑素。備成卷秩。皆用皂鸞鵲木。錦襪襪。白玉珊瑚爲軸。祕在內府。用大觀。政和。宣和。印章。其間一印。以秦龜書法爲寶。後有內府印。標題品次。皆宸翰也。捨此襪軸。悉非珍藏。其次儲於外祕。余自渡江。無復鍾王真跡。間有一二。以重賞得之。襪軸字法。亦顯然可驗。

智永禪師。逸少七代孫。克嗣家法。居永欣寺。開三十年。臨逸少真草千文。擇八伯本。散在浙東。後并禊帖。

傳弟子辯才。唐太宗三召。恩錫甚厚。求禊帖終不與。善保家傳。抑可重也。余得其千文藏之。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。每不自檢束。號楊風子。人莫測也。其筆札豪放。傑出風塵之際。歷後唐、周、漢、卒能全身名。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。在洛中往往有題記。平居好事者。并壁匣。真坐右。以爲清玩。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。功均造物。迹出窈冥。未易以點畫工。便爲至極。蒼史始意。演幽發爲聖跡。勢合卦象。德該神明。開闔形制。化成天下。至秦漢而下。諸人悉胸次萬象。布置模範。想見神游八表。道冠一時。或帝子神孫。廊廟才器。稽古入妙。用智不分。經明行修。操尙高潔。故能發爲文字。照映編簡。至若虎視狼顧。龍駭獸奔。或草聖草賢。或絕倫絕世。宜合天矩。觸塗造極。非夫通儒上士。詎可語此。豈小智自私。不學無識者可言也。